

經部

春秋集註卷二十二

宋 高閌 撰

宣公二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於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即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春秋之法君弑而賊未及討則經不復

重出其人聖人之意以為弒君之賊而使得偷生於歲月之間是中國臣子亦復忘其君父故不復重出其名所以罪其臣子討賊之緩且不忍以大惡之名再見於春秋也今趙盾弒君而孫免為衛卿乃反與之比以兵加人之國用見當時習於悖亂不知君臣大義直以趙盾為無罪之人故春秋因其自視若無罪而為之再見於此所以重其罪也非赦盾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夏冬無事而書首月者存天道王法也秋螽書八月者惟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螽為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為災不久輕於以時書者矣然而聖人猶書以示後世者欲人君知以農為重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此盟乃衛欲為晉致魯蓋魯專事齊未與晉通故也

何以知之宣公不義得國以是自疑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然而黑壤之會公卒見辱則知是盟之無信也是盟之無信亦公自疑貳爾視下文可見

夏公會齊侯伐萊

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凌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然非公本意故書公會

秋公至自伐萊

為齊興兵踰時而歸故以伐萊致

大旱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蓋征役怨嗟之氣感動天地而旱乾作矣書旱而不書雩著公無恤民之心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

鄭伯來服故為此會且盟焉而不書盟者公自弒立即齊之後惟與齊會未嘗會他國也晉人以為討而止公於是公不得與盟焉故止書會而已

八年春公至自會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不舉公夏會伐莱而秋至冬會黑壤而此年春至其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侵伐期會為急又為晉人所執幸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而此以會致自是不敢如晉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豈可以疾而廢君命耶乃者無其上之辭復者事未畢而返

之辭

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垂齊地公子遂未至齊國而旋未及魯境而卒適與

祭同日故不書祭名但書有事而已凡祭必七日戒

三日齊故當祭不以凶事告又況卒於國郊之外豈

宜遽訃於廟中乎此事之失雖不在主祭者然仲遂

弑逆之罪雖死猶當討之宣公以援立之故既不正

其罪而即以為卿於其死也又當祭而告遽為之變

君臣之恩其厚乃如此亦可謂非常矣稱仲遂者著其生而賜族不稱公子前見也此聖人存君臣之義也繹者明日之祭也孝子當尸不敢即棄故明日復祭此非正祭比卿喪爲輕不可以輕而廢重故檀弓記孔子之言曰卿卒不繹猶繹者可以已之辭也如卿佐之喪繫一國之戚而不宜作樂則勿用可也今乃去其有聲之籥而用其無聲之舞是不知樂也夫手舞足蹈是真樂也豈在聲音之間哉蓋仲既立公

公固欲厚其終然而國人弗順也諸臣弗與也故於卒雖為之變而妄意去留如此夫體貌大臣自有常禮苟其人不足以堪此則黜其位可也由一人而變常節此春秋之所以譏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文公之妾也何以稱夫人薨援成風之例蓋著其僭也然無貶辭者公羊子曰其餘從同同

晉師白狄伐秦

晉不能糾合諸侯以攘夷狄乃外連白狄以伐秦直書而貶自見矣殽之役書晉人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攷之白狄為主也經先晉者不與夷狄之會中國也中國而為夷狄所帥晉之辱也

楚人滅舒蓼

僖三年徐人取舒至是楚人滅舒蓼成十七年又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蓋羣舒之别種非二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按長歴七月乙未朔則甲子乃三十日也食之既則為變大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五月而葬者禮之也妾而以夫人禮甍之葬之又别為之謚其為非禮甚矣禮曰庶人葬不為雨止非特庶人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然爾何以知之凡喪

之行必有潦車以載簑笠蓋備雨也送葬者猶不避塗潦況自葬其親乎且雨之遲久不可豫知或浹句彌月者有之今此經先書己丑葬而復書雨則是將窆而遇雨也夫喪事有進無退豈可停柩以待故書不克葬以譏其無備也平明而葬日中而虞禮也今以明日日中而葬則失虞祭之時矣敬嬴私事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經書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而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讀者有傷切之意焉蓋以秉

彛不可滅也夫襄仲與敬嬴逆天理而拂人性之狀慘矣仲嬴之卒相去八日仲死不得其地嬴死不得其時孰謂無天道乎

城平陽

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城義見隱公十年

楚師伐陳

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稱師稱

伐所以識其始謀之失也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

楚此晉之辱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有母喪而以歲之首月遠朝強齊非特見公之無

哀亦不知有天王矣故書王正月以志之且齊魯之

相與如此可以不危矣然公毎如齊必書至焉以危

之者蓋非義相與危在其中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氏謂王使來徵聘也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
且公親弑立九年矣未通乎王乃自朝齊而使大夫
聘天子顛倒甚矣

齊侯伐萊

狄比侵齊而齊不敢報萊不敢犯齊而齊亟伐之畏
衆強而虐微弱如此於此可以觀惠公之政矣

秋取根牟 案根牟公羊以為邾邑杜預以為東夷國此註未有定論

七年公會齊伐萊此齊侯再伐萊公雖不與伐而乘

危取根牟春秋所甚惡而其辭若緩者以內大惡故婉其辭也左昭八年傳秋大蒐於紅自根牟至於商衛

八月滕子卒

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者滕貶公也曾不會其葬而書其卒爲下文起也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復謀齊也齊與諸侯不睦而會獨事之故公不與會陳不來會即楚故也據左氏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夫楚伐陳晉不能救今乃因諸侯之師而伐之晉之不義甚矣不書諸侯之師者諸侯不與伐陳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今晉成公會於扈而卒非正也不言卒於會者諸侯散而晉侯以疾留其卒於扈不出晉地也凡立七年其子獳立是為景公不書葬者

魯專事齊不會其葬也然齊人愈得志矣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立三十五年其子速立是為穆公

宋人圍滕

宋文公興師以伐有喪之國春秋惡之故貶以稱人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聞晉侯卒於扈以重兵來討鄭伯之貳於是鄭復與楚平鄭已與楚平救之無益也自是晉楚交伐

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強諫激怒其君使雖喪亂在前弗肯回顧斯實無益於人之國故孟子不多宮之奇之諫而以百里奚為智魏鄭公不願為忠臣而願為良臣蓋諫者旣死則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是以春秋特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世不容直言之戒觀陳風株林澤陂之所刺則知

宣公君臣宣淫無復忌憚亦已甚矣泄冶至此而強

諫亦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頻年朝齊勤亦至矣諸侯有會而謀齊者而公不

與焉雖事天王亦不如是然不書王正月非若九年

夏有仲孫蔑如京師之事以相形也公事齊雖勤而

不與諸侯之事亦危道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按元年公會齊侯於平州公子遂如齊齊人取濟西田蓋公子遂殺子惡而立宣公故以濟西田賂齊而齊人取之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勤因其請而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於天子豈可失墜又況負弒逆之罪賂以免討乎齊人取弒逆之賂以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然其他歸田未有言我而此獨曰我濟西田者獨此本魯田也若哀八年歸讙及闡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皆魯侵諸侯而得之非周公之本封也既本他國之田故不言我葢以衆暴寡以大侵小而得之者如有王者作則魯在所予乎在所奪乎聖人所書以正王法爾鄆讙龜陰田特書曰來歸者夾谷之會孔子相焉質以禮義齊人自服而來歸也他秪書歸者皆因請而得之爾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按長歴丙辰朔不書朔史失之也日食雖有常度亦

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己巳齊侯元卒

齊惠公立十年卒其子無野立是為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而逐之以其世卿專權故書氏而以自奔為文

公如齊

公二年天王崩如弗聞也今聞齊侯卒而奔其喪是

以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君通乎夏姬故其子弒之靈公立十五年其子午立是為成公成公既立不討君父之賊則知靈公之惡播於國人而徵舒殺之國人之所弗憝也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以伐人之喪貶而人之今伐滕而稱師焉則

正著其暴横加小國以其衆也然滕子恃晉而不朝宋討得其罪故稱伐焉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自奔其喪又使貴卿會葬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攷辭其義自見而臣子私謚之罪亦無所逃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復與楚平故晉會三國伐之當是時陳有弑君之

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鄭故楚之伐鄭稱爵晉與諸侯伐鄭稱人蓋罪諸侯不先自正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宣公弒嗣君而篡立天王不問其罪反使季子來聘又不見答失禮甚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位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絶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帥師以討其罪然以責

卿為將舉大衆而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而凌弱侵小近在附庸之國是為盜也故特書取繹以重其罪

大水

兵役怨氣之所感也義見桓十一年

季孫行父如齊

文子初聘通嗣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

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如齊者五

齊侯使國佐來聘

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蓋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諸侯之從者惟恐後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怒其不獲已而趨急務爾魯之與齊與國也聘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卒葬之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謀伐莒也然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歡

好蓋有速成君之意故如其意而書曰齊侯以著其惡也

饑

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以秋大水而冬即饑則其為國可知矣水旱螟螽天災也然民有蓄積則未必饑書饑則不獨天災也見民無蓄積也非特民無也國亦無也非特國無也鄰國亦無可告糴者矣前此不書饑者百姓尚足故也至是而百姓不足

矣於是乎有稅畝之事焉

楚子伐鄭

是夏鄭因晉帥三國見伐而復棄楚故楚子又伐鄭

據左氏𢧵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

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故楚伐稱爵

春秋集註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吴裕信

春秋集註卷三十三

宋 高閌 撰

宣公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予去冬伐鄭因加兵於陳陳鄭皆聽服故為此盟

書楚子於陳鄭之上者所以憫中國之衰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自四年公及齊侯平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齊侯召魯同討之故貶而人之人齊所以人歸父也

秋晉侯會狄於欑函

書晉侯會者春秋内中國而外夷狄此與隱二年公會戎於潛同文所以同晉於内而離狄於外也陳鄭諸夏之國而從楚衆狄夷狄之國而從晉狄在欑函

而晉侯親往會之故聖人以狄主會爲文所以罪中國不能自正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故入陳然後殺徵舒夫元惡大憝衆所欲誅稱人以殺蓋衆辭爾非與楚也彼弒君之賊固人人可得而殺之豈有蠻夷華夏之閒哉然徵舒弒君今已踰年國人不能討天子方伯不能誅而反使楚入中國而殺之彼楚尚

知弑君之當殺則中國如之何不能殺之耶聖人書此者非與楚人之能討也傷中國之不自正也

丁亥楚子入陳

入者内弗受而强入之是時陳侯在晉故楚子不動干戈自入於陳然則人君可輕出乎雖然楚子入陳然後殺徵舒而春秋之志入陳乃在殺徵舒之後何也人之為善惡有名是而實非始邪而終正自衆人觀之或取其名而略其實或執其始而遺其終所以

是非失當而邪正舛也聖人則不然楚之伐陳初欲縣陳也聞諫而止遂以討罪為名故春秋書殺徵舒於前而掩縣陳之惡書入陳於後不使全討罪之美此斷大小之獄必以情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之義也書楚子者著楚之本爵楚入中國故曰以惡之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二子皆通於夏姬致徵舒弒君然則二子之罪與徵舒何異聖人特書此者與其納也何以與其納為其

能訴於楚殺徵舒而定陳也不繫之陳者與其納而不與其得納也此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非復可以居陳之位也蓋楚子殺徵舒若能誅賊而出於正者由納二臣以覿之楚子殺徵舒正為二臣殺之非為討賊殺也楚子之情於此不能逃矣夫致陳之亂者此二子也已絶於陳矣故不繫之陳而書納納淫亂之人於中國見中國不自正而楚得以肆行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見弑於今三年因楚入討賊陳人始得伸臣子之義故此書葬者賊已討也又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楚子圍鄭

去冬入陳今春圍鄭以二國背辰陵之盟而從晉故也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陳鄭之始即楚是乃召楚以亂中國也然楚入陳而討之書曰入入鄭而赦之書曰圍何也楚之入陳也欲縣之人言其不可乃封陳侯其入鄭也欲赦之人言其不可卒與鄭平故封

陳侯者非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故書曰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為利言所誘故以園言之此君子所以謂楚莊王不絶乎夷狄也此所以屢稱楚子以録之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鄭既與楚平而晉後至諸大夫皆欲退而先縠佐荀林父獨不可故以林父及楚子以明林父主戰也夫晉欲救陳鄭豈可以一大夫將不協心之屬

以與強暴新勝之楚交戰爭徒取敗衂血肉生靈非救難解紛之道也故不書救然中國之大夫及諸楚君而不嫌於抗者所以崇中國也故書林父以敵楚子晉既敗績陳鄭於是乎服楚子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子姓宋之附庸也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故謹而日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於清丘

晉為楚所敗故諸侯懼而同為此盟既又不旋踵而皆背之聖人惡其反覆故皆貶而人之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以楚子滅蕭且為清丘之盟故請於晉以伐陳以討其道楚師之罪此非所以報楚也故直以師稱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於清丘而反救陳凡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故貶稱人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齊興師伐莒而晉不救之前稱齊人而此云齊師者畧其以師而伐人也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晉衛曹復背清丘之盟而不救者楚人有辭於伐也故楚書本爵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縠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趙旃魏錡不討而獨誅先縠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況又族滅之惡之甚也故稱國以殺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既討邲之敗而殺先縠矣以衛背清丘之盟而救陳也討焉孔達自知不可免乃縊而死衛人因以說於晉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立二十三年其子廬立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晉救鄭而敗於邲鄭遂即楚夫鄭背華即夷討之正也故稱晉爵然自文公沒襄公僅能修先君之業靈公幼而趙盾為政其殆庶幾矣成景之世文公之澤寖微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盡夷狄矣豈特失政而已乎至此而後知齊桓晉文之有功於中國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

之功終春秋之世猶或賴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宋輕用兵至反見伐則自取之效也至是楚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申舟曰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及宋宋人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遂再伐宋不書伐者罪之遂恃強以圍之葢罪不在宋

葬曹文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齊侯在穀而歸父往聘焉故不書如齊而書會於穀

蓋謀於齊侯而平楚宋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歸父歸自齊又以楚子之尚圍宋也而往聘之直以

宋地者罪魯見楚在宋境反與之聘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自去秋圍宋至今不解天下諸侯莫救者於是華元潛入其師刦其將子反請平子反懼告於其君而與之平凡書平皆以國舉今宋楚之平稱人者貶也何貶乎貶華元子反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夷狄悖亂諸侯驅之可也晉師滅赤狄又執其君此則甚矣故惡而日之後世輕誅夷狄以多殺盡殄為中國威此豈先王之志也哉詩曰薄伐玁狁至於太

原此大雅之則也凡滅不氏此氏何也以赤狄有潞氏甲氏二種故也是時楚肆其強圍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急於憂中國矣

秦人伐晉

自二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逐爭狄土而闚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毛伯召伯爭政使王子札殺之札者名也

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内臣無異若柔溺暈扷之類矣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同無以見其罪故變文以别之夫生殺之柄天子所持毛伯召伯王之卿士令王札子乃敢擅殺而定王不能禁失政刑矣是以春秋惡而志之舜為天子瞽瞍殺人則臯陶執之何王子之有

秋螽

為災故書

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

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婁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我及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我之從楚也蔑於是會焉以修舊好

初稅畝

古者天子有王藉諸侯有公藉蓋借民力以治吾田而已謂之助而不稅當是時也民知先公後己詩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及其衰也有法以治之稼不善則非民又其甚也法不足以治之矣此宣公之時所以舍公田之不善乃履民之畆而稅其善者也民日從事於戰闘而井田之法漸廢此聖人所以書初稅畆以譏其壞法自便也云初者自是遂為常稅矣

冬蝝生

書熯也秋螽未息而冬又生子冬非蝝生之時以是

為異此履畝之符也

饑

螽生以至於饑公之不恤民一至於此天時人事參

而書之春秋之旨微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師既滅潞今又并盡其餘黨斯已甚矣故士會董

此役而貶稱人且再書晉之滅狄惡其窮兵荒服無

復顧懷中國之志也

夏成周宣榭災　經文公穀作災左氏作火此從公穀

國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臺不過望氛氣榭不過講軍實成周宣榭者宣王之榭也宣王中興講武於此焉而書其災者聖人蓋傷之也何則周室板蕩中國微矣宣王嗣之南征荆舒北伐玁狁遂攘夷狄以復文武之境土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今周復衰夷狄横行平惠以降皆庸暗齷齪無能以王道興起之者人思周室中興仰止宣王受其所𤼵故因其災而傷王

者之不作使功烈不得著見於天下而王者之迹又從而煨燼之蓋痛乎王道陵遲之甚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况我宣王中興講武之屋而子孫當此衰微之際不思振舊而反為火所焚乎

秋郯伯姬來歸

來歸者見棄而歸也不能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黜此罪伯姬也罪伯姬者乃所以罪其父母失教也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春秋於内女夫人皆詳志之

冬大有年

此一句在魯史則為記祥瑞一經聖人之筆則非為祥瑞書也何則宣公不義得國又當饑年而重斂於民宜其不獲時和歳豐之應今乃大有年聖人從而録之者是為記異也所謂非常則書也然則春秋不書祥瑞乎曰春秋不以祥瑞訓人蓋示以天道也天

猶父也君猶子也子有善父而寵賚之非父也子為不善父不譴責之非父也君有善天而祥瑞之非天也君為不善天不災眚之非天也觀天道之於人君父子而已子有善父親之君有善天祚之子為不善父其譴之譴之猶不善廢之棄之爾君為不善天其災之災之猶不善禍之滅之爾故春秋惟書災異以明天道為百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許昭公立三十年卒其子甯立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立

蔡文公立二十年卒其子固立是為景公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不月者畧之也許蔡與楚而背中國故畧之且因魯往會而著二國私謚之罪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按長歷六月癸卯朔不書朔因舊史也日食雖有常

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

諸侯同心疾齊故書同盟夫齊自晉文之卒自恃強大欲與晉爭長不復與晉侯會晉欲伐之久矣患諸侯與之交通不同心爾魯自文公末年宣公之立亦背晉事齊迨齊惠公卒始少息焉然亦未嘗不懼晉之見討也今因諸侯皆有伐齊之志公始即晉而獲同盟

秋公至自會
公弑君篡立而出與諸侯會踰時而還故書至以危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不曰公子而曰公弟者兄在則稱公弟因兄之尊也兄亡復稱公子是先君之子也肹嘗命以為卿故以卿例書之宣公弑立而肹有傷乎惡與視也終身不食其禄故特書其卒以重宣公之惡且見宣公終命

其子嗣為卿其稱叔者乃起其生而賜族是謂子叔氏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衛先伐齊故齊人求成以緩諸國之師

公伐杞

杞自文公十二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稱公專罪公之凌小國也已不修德而欲人之朝已亦不思之甚矣

夏四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於鄫

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起於漸而戕發於暴也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是時天子方伯不復討其罪故此肆然復戕鄫子於鄫也夫邾人肆無道之強戕同等之君罪固大矣鄫子為國君而見戕於人必有以致之也國君必有卿大夫及侍衛之臣今

鄫子之於邾乃不共戴天之讐又使得造其國都戕弑其君而鄫國臣子恬然坐視無動心者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故聖人書戕鄫子於鄫見鄫無守備且惡鄫之臣子不能拒難與自弑其君無異也鄫子不名與僖十九年同

甲戌楚子旅卒

此楚莊王也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夷狄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於前日故錄其卒以見

中國不能自正乃與楚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春秋自此得以詳志其卒也不書葬者僭竊大號罪重惡極不可信其臣子之辭書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公自篡立以來所以事齊諂矣晚睹齊之不競於晉則翻然事晉而棄齊如遺焉甚哉利之使人輕合易絶也傳載公之晚年謀伐齊至成二年而有鞌之役蓋歸父此行實為始謀亦以三桓專命欲假晉力以

去之故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

薨於路寢正其終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

而聘於晉冬還至笙聞宣公薨而新君與三桓謀欲

逐之以是奔齊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

忘其父也穀梁子曰捐殯而棄其父之使者是亦奔

其父也得經意矣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也故其辭繁而不殺則歸父之善自著矣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於殯前若其有罪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自晉未及魯境遽即奔魯則有惡於新君矣故書奔以著其逃刑之罪

春秋集註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宋 高閌 撰

成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雖上不受於天子而下實繼正異乎無所受而自立者矣故書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善問周達曰宣此臣子之私謚也

無冰

極寒之月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餘義見桓十四年

三月作丘甲

先王之制四丘為甸出甲士三人令作丘甲者欲大興師以伐齊故令每兵而出一甲也亂先王力役之制而重困其民如此明年四卿同帥師矣先王制法

以保國家中材守之久猶有弊況暴君邪臣從而壞之哉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

許曷為而及晉侯盟爭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宣公使公孫歸父如晉欲因晉以去三桓俄而公薨臧孫許於是為三桓逐歸父之族而歸父遂奔齊是齊怨之所以成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然而晉為霸主不治其罪乃遽自屈而與之盟故書臧孫許及晉侯

以譏之

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此志王室微弱之甚也茅戎敢抗王師是王室微弱之甚也又況為茅戎所敗乎凡敗績者必先書戰此何以不書戰王者無敵孰敢當之況天下之勢大矣未有能敗王師者也今茅戎小醜也王乃自邀之以致敗故以王師自敗為文王師既敗績於茅戎而諸侯恬然莫之顧皆不臣也然則茅戎之罪誰復討之

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亦示之以其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於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之義及諸侯不勤王之義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絶齊而與晉盟齊送即楚而伐我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

績

齊師侵虐而此不書衛伐乃書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又書衛師敗績若罪衛何也衛將侵齊齊自伐魯還相遇於新築石稷欲避之孫子不可遂與之戰以至於敗故齊雖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其書法如此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凡帥師皆稱元帥爾此列敘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

僑如公孫嬰齊者先王之制大國三卿周書所謂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皆命於天子至春秋時僭禮越度宋鄭皆有六卿宋復有二司寇晉復有散位從卿者如趙穿郤錡初命之類後作六軍通舊將佐凡十二卿又有太師太傅亦為孤卿如陽處父賈季之比無復先王之制今魯以四卿帥師故聖人因而累數之以著其僭越之罪且又見季孫一怒而掃境悉出肆其憤慾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

不恤也自此政由季氏出矣

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

魯衛皆乞師於晉晉以斷道之盟合四國之師以伐齊遂大敗之然春秋之法以主及客今不書齊及又不書伐齊而直以四國及齊侯戰為文者罪四國之大夫敢擅興兵以敵齊侯也獨魯舉四卿帥師者重罪魯也夫齊數病諸侯以起此戰信不道矣魯出四

卿會晉衛曹以敗齊侯於鞌又窮追之至使之乞盟則犯分陵上之罪豈不深哉故以四國主之又謹而日之以為憤兵之大戒曹不書大夫此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其為卿也曹大夫見於經者二首與公孫會是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

齊侯至於乞盟則辱亦甚矣亦齊侯有以取之也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而目齊侯者貶之

也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又非服晉而往也直畏晉之強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且以明齊之見討實齊侯啓之也

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使國佐如師齊志也不與之盟於師進逮袁婁而後與之盟晉志也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見四國之師乘勝而逼之必欲亡齊而後已是其操之

為已蹙矣此修怨釋憾之兵也夫郤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亦大矣人皆多郤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黜之故此書及國佐盟於袁婁以罪之其及國佐盟者晉與魯衛曹之大夫也不書四國大夫及之者貶也貶而書及者以其受賂而與之盟我反欲之也然則四國大夫既專兵又專盟罪不勝誅矣故謹而日之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宋文公立二十二年其子固立是為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衛穆公立十一年其子臧立是為定公

取汶陽田

此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齊以晉命歸之而以内取為文者以因人之力而取之故也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也凡力得之曰取言不當取也不與其專奪也雖然本已之地或已之附庸為彼所奪今復得之

當異其辭亦曰取何也為其不能申明直辭請於天子而正其疆理但自以兵爭奪不得正道故悉同辭言之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舊不以其道者其惡難知聖人所書亦明正曰取所以顯微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人以魯衛受盟於晉而伐齊故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而先與鄭伯加兵於衛夫鄭伯背華即

夷而首伐衞喪是援戈與寇而攻其親戚也罪不勝誅矣春秋並楚稱師而列鄭於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

蜀我地臧孫許之盟於曲棘而返也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至鞌之戰晉為魯勤矣魯恥為之一雪今楚鄭既侵衞將及魯境先遣嬰齊約盟於是皆出而會之蓋不敢不會聖人書此見季孫一怒使其君屈辱棄中

國而外會強楚之臣又著嬰齊之抗雖楚國之權亦在強臣也蓋公子嬰齊者楚之公子僭稱王子者也凡楚公子在國皆僭稱王子至是楚已強盛聖人與從列國之例稱爲公子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此著諸侯皆棄晉即楚也楚嬰齊稱人者貶也嬰齊專楚爲兵車之會以威中國使蔡侯居左許男居右

諸侯大夫皆受盟焉然楚雖以強盛凌轢中國而諸侯苟能固守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者哉乃皆懼而聽從與之盟約況晉自文公以來世覇中國今之威力亦未甚衰諸侯豈不知中國之可尊蠻夷之可絶今乃不堅事晉而外從楚故聖人深責而悉人之人諸國大夫而獨出公者楚遣嬰齊會公公已在會不敢辭也其與秦人序於諸侯之上者見楚之主盟也諸侯大夫皆人之而列齊於鄭下不以尊卑

序之者齊以敗績勤楚故自貶抑於會如此也蔡許不列者先已屬楚失位不君又不可人之於大夫之間是以没而不書也夫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圍宋而未嘗敢合諸侯又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有一國而蔡鄭許又與之偕至自是而與晉力爭諸侯其大夫聘會與齊晉齒矣然而楚之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猶畏晉而竊與之盟爾其後四十二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

得交相見矣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公然得與楚盟會矣自是楚雖漸衰而吳越更盛禍猶未已也原其所以至此由中國無紀綱不能自正故爾此萬世人君之大戒如漢光武謝絶西域斯得春秋之旨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曹衛雖盟於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會晉伐鄭焉以鄭罪為當討故春

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則鄭之不正可知矣於是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敗晉游兵於丘輿使皇戌如楚獻

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

辛亥葬鄭穆公

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靈且著其臣子私

謚之罪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公背晉即楚而能知悔過故以伐鄭致也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春秋於宗廟之事得禮者不書凡書者皆著其失也廟災而哭於禮合矣此何以書曰廟災之所以哭者為神靈所止而遭變焉斯人情之所哀也新宫者宣公之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猶未遷也何以知其然據桓宫僖宫皆謚以目之此云新宫故知宫新成而主未入也宣公薨至此二十八月矣宫成而主未入亦空宫爾其遇災也亦何必哭之至於三日哉蓋宣

公平生衣冠服御之物方且備列乎宮中一旦盡災之是以哭而至於三日爾君子於是乎知有天道也何則宣公有弑君簒立之罪生不加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日之以為萬世之戒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傳稱文公始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以葬月攷之知其僭禮矣是著

嗣子背殯出師與其臣子私謚之罪也

夏公如晉

公始朝於晉且拜汶陽之田也夫魯受田之重如此而晉輕奪之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亦見魯之土地不能自保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晉嘗與楚爭鄭鄭兩事之自晉荀林父敗績之後始專事楚不復與諸夏通晉雖累加兵終莫之聽然許

亦事楚爾而鄭反伐之者以其恃楚而弗阿己也君子以是而惡鄭也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人

公至自晉

以公始畢三年之喪不朝天王而朝晉故書其至以譏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齊取有之今歸焉而不服則知魯國政繁賦重民苦之矣成公不察所以思斁謂

何德之布以懷徠之而遽以師圍之故與圍外邑同罪

大雩

因旱祭著僭也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咎如者何赤狄之餘也不繫赤狄者何非赤狄也晉滅潞氏稱師滅甲氏書人而此書卿者從諸侯之兵也從諸侯之兵以伐夷狄書卿始此外大夫將兵

者凡七十餘其不言帥師者三蓋不成師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公朝晉故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牽之役故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二國既以禮來聘宜相親信乃反疑忌至於歃血盟

誓此非講信修睦之道故先舉來聘繼言及盟庚與良夫不繫之國而内亦没不書公以著二卿之抗偶失交鄰之道也是時禮義不明而惟強弱之視荀庚晉之下卿孫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

鄭伐許

春秋諸侯用兵侵伐之義莫甚於稱人也至有稱師稱爵以事之輕重為之辭若夫夷狄則直稱之不復

人之也今鄭襄中國之諸侯也乃背華即夷從楚以伐衛之喪又叛中國之盟一歲而再伐許夫以已從楚固有罪矣又惡人之不從而伐之是將率天下而為楚也鄭之為夷狄宜矣故以夷狄書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共公即位通嗣君也三國相繼來聘以去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連歲如晉者以甞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因曾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秋公至自晉

晉侯不敬公公至欲求成於楚又踰時而返故危之

冬城郿

鄭伯伐許

鄭伯喪未踰年而興師伐許春秋以其薄恩於其父失其為子之心有速成君之意故不復稱子而如其意謂之鄭伯以辱之且其先君叛盟伐喪得罪諸侯諸侯之怒未解疾之猶未已則繼其業者宜強為善以覆之今又重之以不義居喪以伐人喪嗚呼父既伐人之喪子又以喪伐人甚矣鄭伯父子之惡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四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

宋 高閌 撰

成公二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棄而來歸也以叔姬之歸爲魯之過也杞伯來朝而告絶則知杞伯之有辭矣餘義同宣十六年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如齊逆女而僑如往餼諸穀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之辭書之

梁山崩

夫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梁山雖屬于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夫國主山川豈特晉國當之哉

秋大水

此亦非特魯國之災也皆當時人事之所召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者罪諸侯之不赴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數伐許許人愬于楚楚人不直鄭鄭伯遂復棄楚而請盟于晉晉侯于是會諸侯而為此盟也夫天王

崩諸侯不奔赴于京師而私會于蟲牢可乎故謹而日之且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也杞雖復稱伯而列邾子之下蓋猶以其用夷禮貶之也

六年

簡王即位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書至自會者非奔天王之喪也

二月辛丑立武宫

諸侯立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武公乃伯禽之元孫獻公之子于是為十一世祖非始封之君毀之已久而輒立者葢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實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因鞌之戰自多其功崇尚武事一旦特出私意再為立宫同于世室與伯禽為二祧葢僭用周天子之禮若文武之祧也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聖人于此特書立武公以著季氏僭

亂妄作之由故謹而日之

取鄣

公羊以為邾婁之邑是也然不繫之邾者邾本魯之附庸其邑即是魯邦域之中也何取之有然邾與魯抗若敵國然故書曰取内以罪魯之貪外以罪邾之抗可謂簡嚴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氏晉將復會諸侯而宋人辭以難故帥衛鄭及

諸戎伐之而經獨書衛者當是時晉謀襲衛衛不知自保乃為之非理加兵于他人之國不可歸罪于晉故專罪良夫而以侵為文

夏六月邾子來朝

魯取鄟而邾子遂來朝其強弱可知矣且天王新即位不朝周而朝魯此可見邾弱之甚惟陵我者是畏也

公孫嬰齊如晉

晉名之欲使魯伐宋故也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立二年其弟睔立是為成公不書葬者當晉

楚爭伐之際臣子不得盡禮于大事故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復使魯伐宋故二卿同帥師而出也便魯伐宋者

雖晉之命而魯不以大義諭之遽為之興師則罪專

在魯矣責與衛孫良夫同故書侵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棄楚復從晉受盟晝牢故楚乘其喪而伐之然不貶而人之者正著嬰齊之專且暴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遷于新田文子往賀之

晉欒書帥師救鄭

雖大夫專兵無功而還亦善其能救也善其能救者所以深惡楚也楚伐鄭喪而悼公不葬則晉救雖至

已苦兵矣然而不背蟲牢之盟是以善之也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鼠一名甘鼠能食人畜而不痛其曰食郊牛角見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過有司也改卜又食則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變異甚矣

吳伐郯

吳實我大伯之後按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

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以僭竊大號春秋所以不書自壽夢得申公巫臣吳始為楚患令伐郯則入為中國之害始見于春秋故但書曰吳從夷狄之稱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諸侯舍天王不朝而相繼朝魯可乎

不郊猶三望

用是知魯郊或以五月非特定公也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二事隔其文故為三望起也夫

三望因郊而設不郊則望祭之禮不備矣正祭已廢而舉其從祀此僖公之舉也祭從先祖蓋有感焉仲尼書之著不明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去冬欒書救鄭而楚師還未得志于鄭故復伐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諸侯奔命而至楚師已退矣諸侯稱爵者以其有攘楚之心也杞伯在邾莒之下蓋以削弱之甚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諸侯同心病楚且尋蟲牢之盟故同為此盟以固鄭志莒子于是乎同盟春秋予之故謹日之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故不以救鄭致

吳入州來

吳楚爭強始見于此州來雖楚屬所謂下蔡是也以屬于中國矣凡蠻夷之屬楚者吳盡取之至是乘楚

伐鄭又以兵入州來故春秋謹之又著楚雖情強而吳敢與之敵且著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

冬大雩

冬非旱時曰大雩者志其旱且僭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權貴用事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不會晉晉侯患之幸勝于鞌之戰盟于爰婁又盟于蟲牢又盟于馬陵令俾我歸田焉所以堅齊也夫汶陽田者魯國之舊嘗為齊所取矣鞌之戰齊請盟晉命齊反魯衛侵地故我得復而取之亦可謂義也令齊事晉晉乃使韓穿來命魯歸之則非義矣何則魯國之分地乃先君受之于天子晉不當為齊請于魯齊不當求之于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于魯

魯不當以晉侯之故遂以先君之分地與齊然書曰來言則晉非必令魯歸之也言之而已曰歸之于者強歸之辭盖以明晉之失言也夫汶陽魯田自齊歸魯曰歸可也自魯之齊安得謂之歸惟晉不察此故使韓穿來言也季文子之言盡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得齊之後兾盡得夫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文十五年晉卿鈌入蔡之後蔡人不與中國盟會

者又幾三十年至是欒書復加兵以侵之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以罪

公孫嬰齊如莒

因馬陵之盟始復與莒通嬰齊因聘而自逆婦是以春秋志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凡諸侯相聘必有事焉非專行聘禮也華元之來盖圖婚耳録伯姬始此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婚禮不稱主人此其稱主人者何也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故自命焉皆禮所謂宗子無父母命之是也然此常事何以書為公孫壽書也公孫壽同姓之卿也納幣而使卿非禮也使同姓之卿又非禮也且起伯姬之賢以宋之請魯之嫁皆致厚焉而不知越禮逾制非所以重大婚之道也且婚

禮有六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締成逆女為事終舉

重之義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朔者晉侯之壻妻曰莊姬其季父嬰通乎莊姬而

同括其兄也怒而放嬰于齊于是莊姬譖同括于晉

侯而欒氏郤氏為之徵曰將作亂晉侯乃追論趙氏

弒君之事而殺之殺之之志均故不言及自古婦寺

作慝則必假朝廷以示意公朝有亂政亦必由婦寺

以取信二者相待而後人君之威福亡觀莊姬欒郤之讒可不戒諸然同括内不正其親外専戮以干其君亦足以殺其身而已故稱名以殺者有罪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先王之制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三公一命衮若有命則賜不過九命夫有加而賜所謂賜命也或曰賜命或曰錫命何也錫命者世襲之爵賜命則過其本爵正加其身而非世襲者也成公

無明德大功簡在王室而簡王旣除喪遽加以賞典故稱天子以懲之覲禮有稱王稱天子之辨其稱王者以大臨之也稱天子者以恩加之也此不稱天王而曰天子者見簡王不能以大臨之而行姑息之恩也何則周之所以王者以其秉天子之權而行天下之義也賞在我罰在我是天子之權也賞可賞罰可罰是天下之義也及其衰也有其權而亡其義故賞罰俱濫然而天子之權猶在也及其衰之甚也天子

之權去矣其位與諸侯夷矣其待諸侯也有賞以為姑息而已未嘗有罰以加焉者也觀春秋所書見天王加恩于諸侯者甚衆而其所以懲御諸侯者于經無見焉何者權去而威不行也權去而威不行則不能致罰于諸侯不能致罰于諸侯則吾之賞也不足以為諸侯之榮亦不足以勸諸侯之功又不足以服諸侯之心徒致悅于一人爾非姑息而何此天子來賜命春秋所以譏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爲杞所黜與杞絶矣不當繫之杞今猶稱杞而日其卒者魯人將脅杞而歸之未許其絶也未許其絶故自以爲許夫人之喪而不以吾女卒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諸侯來聘必有事焉士燮之來實與魯共以伐郯也

七年吳伐郯諸侯莫有救者于是與吳成旣與吳成而士燮遂摟諸侯以伐之夫内討如殺趙同趙括外

討如伐鄭則何以為政于天下聞救邢救衛之風亦可愧哉

衛人來媵

衛人聞伯姬之賢宋已納幣故來媵夫媵小事不書而伯姬之嫁諸國來媵故書之以見其賢也且為齊晉來媵起例也春秋之時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如此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已出之妻恩義既絶雖有子亦不為之服况其夫乎禮有婦來練而出既練而反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今叔姬生未反子杞及其已死而杞伯來逆其喪豈非叔姬本不應黜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聖人詳録其始卒欲為後鑒使之永終知敝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晉不足以宗諸侯既為此盟而諸侯皆于是貳鄭叛

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公至自會

伯姬將以二月歸宋而公以正月出會而卽歸者晉以汶陽之田故諸侯皆有貳心焉亦足以見蒲盟之不信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內女歸不書此書者譏宋公之不親逆也婚禮之大者在親迎今伯姬之歸子然如匹婦之行此豈國君

娶夫人之禮哉

夏季孫行父如東致女

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有賢行魯國重之遂使卿致非禮也

晉人來媵

伯姬已嫁而晉始來媵蓋譏其不及事且為齊媵起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楚人以重賂誘之復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執之然經不書鄭伯會鄧者所以恕鄭而深罪晉也何則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以此言之是已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人當舍其前失而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成而晉人殺之卯聖人所以深罪晉而

人之也殺行人不書蓋以執君為重也

晉欒書帥師伐鄭

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泌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從晉侯數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來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

求成于鄭而鄭伯甘心于楚者盖追怒晉之不德弗
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
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虚歳緦緦
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盖以不信
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月葵齊頃公

因魯徃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楚人侵陳以救鄭然蒲之盟陳不與焉莒子恃陋而不備故楚子重移師以伐而晉人不恤同盟之急是又自背蒲之盟也

庚申莒潰

莒潰書曰者惡楚之潰中國故謹之亦見莒人之恃救所以深罪同盟也與蔡沈潰有間矣

楚人入鄆

鄆本莒邑魯嘗取而城之經不言遂而再舉楚人則

知鄆今屬魯也楚人非有意伐我特以鄆本莒邑莒潰而遂以兵入之直以為一事而已一事而先書楚公子師師者著其專且恭衆也再書楚人重貶之也

秦人白狄伐晉

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鄭故諸侯携貳而秦人連白狄以伐之且見鄭景公不能霸矣且宣八年晉師連白狄伐秦今秦又連白狄以伐晉然則夷狄之無常可為後世之鑒且為十二年晉人敗狄十三年

會諸侯伐秦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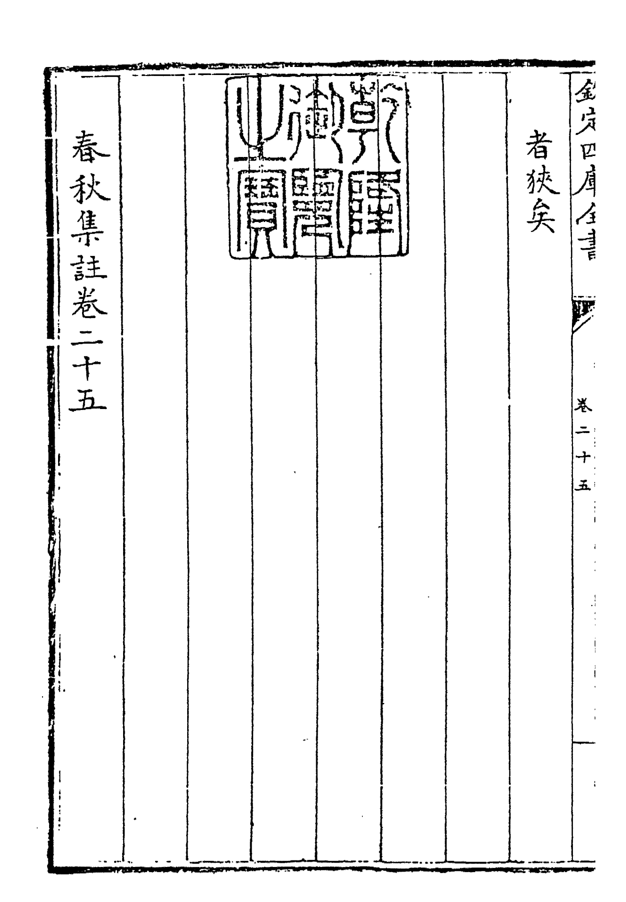
鄭人圍許

鄭以晉人執其君故追咎于許而圍之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師示不急也是為諼也以策則可以教則非是以春秋惡而人之

城中城

內城謂之郛外城謂之郭蓋以莒無備而潰楚人入鄆懼而城之也君子于是乎見魯德之衰矣其所衛

者狹矣



春秋集註卷二十五